



海外南開人 NANKAI OVERSEAS

★ 第 15 期 ★

《海外南開人》編輯委員會 2006 年 4 月 2 日



校 园 一 景

刊头语 《海外南開人》欢迎踊跃来函来稿。乐捐支票抬头请写：NANKAI VERSEAS FUND

☆ ☆ ☆ 来 函 照 登 所 登 函 稿 不 代 表 本 刊 立 场 ☆ ☆ ☆

简 报 《旅美南开校友会》两年一度换届选举，这是我大纽约地区南开人的一件大事，《旅美南开校友会》NANKAI ALUMNI ASSOCIATION INC 自 1946 年成立以来，至今已有 59 个春秋，在这 59 个不平凡的岁月里，我旅美南开人发扬「允公允能」的南开精神为母校、为我们旅居的社区作出过很大的贡献。2005 届(2005 - 2007)校友会两年一度选举结果如下：

- | | | | |
|--------|-----|----------------|--|
| 會 長： | 宋懷時 | (718)897-3235 | huaishi@worldnet.att.net |
| 副 會 長： | 蕭庆麟 | (212)828-2176 | |
| | 蔡志雄 | (212) 270-7846 | caizx@yahoo.com |
| | 吕连璧 | (201) 840-9188 | |
| | 沈善鉉 | (212) 665-2039 | |

继续发行校友会刊物《海外南開人》。伍语生学长继续担任主编，并拟选另一校友任副主编。希望广大校友踊跃投稿或积极乐捐支持。刊物栏目包括[母校生活]，[回忆感言]，[诗词散文]，[时事论坛]，[经验交流]，[校友动态]等。

投稿要求:

1. 电脑中文打字. 将电子文本 email to 伍语生 vincentys0033wu@msn.com
or: Talktowu@yahoo.com
2. 字数不限. 但如字数过多, 刊物将分期连载.
3. 主编有改动, 删简或因某种原因拒绝刊用稿件的权利. 最后结果将在稿件刊出前通知投稿人并征得投稿人的同意.

祝我《旅美南开校友会》在新一届校友会的带领下为母校、为我们旅居的社区作出新的贡献。

旅美南开校友会章程

BY- LAWS OF NANKAI ALUMNI ASSOCIATION INC.

2005年4月30日大纽约地区会员大会通过

会名: 自1946年第一任会长孟治创立起, 本会即定中文名为:《旅美南开 校友会》。英文名为: NANKAI ALUMNI ASSOCIATION. 本会在纽约州教育局及州政府正式注册为: NANKAI ALUMNI ASSOCIATION INC.

宗旨: ① 本会为非营利性民间组织, 没有任何政治倾向。
② 本会着重于联络旅居美国 南开校友, 加强友谊, 保持同母校联系, 为之作出贡献。
③ 鼓励校友发挥我校允公允能精神, 踊跃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会员资格: 凡曾在南开小学, 中学, 大学或研究院, 以及西南联大就读或任教职员者均可参加。新会员须填写表格, 亦可上网登记入会。交纳年会费十美元后, 即可成为正式会员。在校学生或无工作者, 会费或其他活动费用可酌减。凡赞同本会宗旨的校外人士, 并交纳会费者, 亦可参加作名誉会员。

组织: 本会由会长一人, 副会长若干人组成执行委员会, 负责处理校友会日常事务。
以上各职每两年改选一次。选举由全体会员表决。会长连选得连任一次。副会长连选可连任。选举大会需有二分之一以上正式会员参加, 无法与会者可邮寄选票投票。获半数以上选票者, 方可当选。

权利与义务:

- 一) 权利: (1) 选举权: 正式会员才有选举权, 凡赞同本会宗旨, 并交纳会费的家属是名誉会员者, 亦有选举权。
(2) 被选举权: 会长, 副会长人选资格: 凡加入本会两年以上校友, 有被选举权。被选举人可经会员提名, 或自行推荐为候选人, 经选举筹备小组审查后提交会员大会投票决定。
(3) 具有监督校友会、提出建议、及参加会务的权利。

(4) 任何人无权以校友会名义进行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凡违反本规定者，其后果一概自负，与校友会无关。

- 二) 义务：(1) 会员地址电话如有变动，须及时通知校友会负责人，以免失去联系。
(2) 会员有介绍新校友，协助扩大校友会组织，及参加校友会活动的义务。
(3) 会员有提出建议促进校友会发展、完善的义务。
(4) 会员有按时交纳会费的义务。

经费： 经费来源于校友会会费及乐捐。校友会经费仅用于校友会活动，社会公益活动，或为母校捐款。校友会经费存款于校友会名下，由财务(或兼任副会长)和会长共同签名，全权掌管。任何校友未经校友会同意，无权擅自动用。每年收支情况由财务在会员大会上报告。

附则： 本章程有不适宜之处，随时可由会员提出，大会讨论修改。

校友投稿

深层出土文物

— 找到了分别六十年的南开校友王寿皖

唐贤可

在重庆南开中学校友刊物《五〇信息》上，我很喜欢对经过多方寻觅终于联络上的老校友冠以“出土文物”的称号。它不仅使我想起当年南开校友无人无外号的种种趣事，更使我体会到这种寻觅的执著和深情。本文在“出土文物”上又加了“深层”二字，是因为我和着位校友失去联系已整整六十年，而挖掘的过程用“不达目的誓不休”来形容，也毫不过分。

我是在1944年考进重庆南开中学的。因为抗日战争，班上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我由于自幼喜欢体育却不擅长体育，在同班同学中，王寿皖这位个子很高，身体健壮，篮球打得很好的同学，引起我极大的注意。每次比赛，我总是站在场外，一看见他投进球，就大声叫好。久而久之，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经常到我家来，我的祖母、父亲、母亲、大姐贤英(南开四四级)、哥哥贤耀(南开四五级)、二姐贤美(南开四五级)和弟弟贤民(南开大学毕业)都很喜欢他。有一次，他说他妈妈很希望见见我，我按他给我的地址，找到在两路口半山坡上他的家。但这天寿皖临时又有事出去了。我对他妈妈说，我还是下次再来吧。但他妈妈立刻拿出糖果点心，坚决不让我走。他妈妈详细向我讲述了他们家从南京一站又一站迁移到重庆的经过。寿皖出生在安徽，他的弟弟寿鄂(也是南开校友)出生在湖北。她说，现在，这么多人从外地迁到重庆，造成重庆物价飞涨，出现了赶走下江人的呼声。她十分担心两个孩子在进入南开后会受四川孩子的欺负。没想到寿皖在南开中学首先就交了你这个四川朋友。寿皖的母亲慈祥又热情，她在送我出门时，还说：“你妈妈福气真好，生了五个儿女。将来，我如有机会见到她，我要向她提出，让你做我的干儿子。”我们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寿皖的父亲，也是南开校友，是当时重庆有名的兵工专家。抗日战争胜利后，因为要接收和恢复被日寇占领的兵工厂，他们全家又很快返回南京。。记得寿皖到我家来告别时，他约我陪他出去走走。我们在离朝天门不远的地方，看见那美丽柔和的嘉陵江，投进雄浑壮阔的长江的怀抱后，也义无反顾地向东奔去。我想起李清照的千古绝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便对寿皖说，我还是唱支歌为你送别吧。时隔六十年，我至今仍一字不差地背诵那首《还乡行》的歌词：

好音从天降，	欣喜若狂。
尝够了流离滋味，	准备还故乡。
八年阔别，	故乡该无恙。
那小桥流水，	那江南草长，
那庭院绿荫，	那田舍风光，
那蔼然父老，	那慈祥高堂，
我曾苦忆了千遍万遍，	我曾苦忆了千遍万遍。
如今快见面了，	怎不欣喜若狂！
怎不欣喜若狂！	卷诗书，整行装，
上征途，意气洋。	看江流似箭，
关山退两旁。	怎及我归心更急，
恨不得插翅飞翔。	欣看，
重整家园，	天伦欢聚一堂，
同建，	新中国，
共乐安康。	

我面对滔滔江水，唱完这支歌后，一向阳刚气十足的寿皖也是泪流满面。记得，后来，他从南京来信，要我一定要去看当时中国的一部美国电影《鸳梦重温》时，还提到过这次朝天门码头的分别。

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后，我考入北洋大学水利工程系，后又被调至天津团市委工作。1957年老人家那样“至诚至恳”地号召大鸣大放，没想到是在引蛇出洞。二十二年的右派逆境生涯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天津市共用局工作。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我以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中，发现了寿皖父亲的名字王乃宽。我很快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信告诉我寿皖现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体育教师。从这位老专家回信的字体和文句中，我猜测他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可能受过较大的刺激。不久，由于大陆与香港合资的一家科技公司，选派我出任该大陆公司的驻美代表，我未来得及于寿皖联系。

这些年，我回国时曾多次去上海洽谈商务，但都因为日程安排很紧，未能去华东师大询问寿皖的行踪。感谢南开五〇级校友的几位负责人每期《五〇信息》引好后都给我寄来。我从中看到张伯苓老校长的孙女张媛美校友在上海的住址和电话。媛美和她的夫君退休后因健康欠佳，很少出门。但媛美在接到我的电话后，十分热心地与华师大离退办联系，查到了寿皖的宅电。由于上海和纽约有13个

小时的时差，我特地选择在上海时间早上9时左右把电话打过去。但对方回答不认识王寿皖。我只好再向媛美求助。媛美又与华师大联系，原来是寿皖在美国工作的儿子前几年回上海时，看见父亲母亲住在没有电梯的四楼上，很快为父母亲买了一处有电梯的，其它条件也更好的住址。媛美并亲自与寿皖通了电话，再打电话通知我上述变动的经过。

媛美的热心相助，深深感动了我。我立即给寿皖的新家去电话。分别六十年的同窗好友终于又联系上了。我们跨越重洋，彼此听到了对方的声音。寿皖也十分感谢媛美的大力相助，他已经向媛美报名，要求参加上海地区南开校友会的活动。

寿皖还在电话中告诉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地下党组织曾派人与他父亲联系，称新中国十分需要他这样的技术专家，希望他一定要设法留下来，千万不要去台湾。但是没过几年，他父亲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他的母亲，因忧郁过度，不久即离开人世。他父亲在秦城监狱被关了七年，出狱后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不能再担负重任。但是这位慈祥可敬的老人，在受到我的信后，还是转告了寿皖，并称南开的校友就是这样热情真诚。

这些天，我和寿皖常通电话。我们在电话中说得最多的还是体育。寿皖很谦虚，他早已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体育教育的专家了。但他并没有多谈这些。他只告诉我，他现在虽已七十有五，但仍经常打篮球，前年还作为上海老年篮球队的一名队员，去台湾、香港参加比赛。可以想象，体育不仅留住了他的青春，也留住了他的健美。我也告诉他，我现在仍是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坚持三千米长跑。前年回中国，我还一个人从天津骑自行车到北京，历时九个小时，顺利到达。我们还在电话中约定，我在重庆朝天门为他唱的那首“还乡行”，我下次去上海时，一定在黄浦江边上为他再唱一遍。

啊！多么难忘的童年！ 啊！南开，我们心中永远的南开！

2006·1·8 于纽约

忆不尽的南开园

母校生活怀念

王祖家 2006年3月1日于纽约

今年4月5日，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130周年诞辰，张校长生前在津渝川创建大中小南开系列学校，桃李芬芳，功不可没！在纪念老校长诞辰之际，不禁想起我五十年代在南开大学渡过的四个寒暑春秋。回顾这四年学习生涯，正如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一句诗文所说的那样：“而这过去了的一切，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正是抱着对往昔亲切怀念那份感情，写下这篇母校生活点滴回忆，聊寄遥远的思念。

我于1954年8月进入南开大学学习，1958年10月毕业离校，在南开园渡过四个寒暑春秋。回顾这四年学习生涯，不禁想起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一句诗文，他说，“而这过去了的一切，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正是抱着对往昔亲切怀念那份感情，写下这篇母校生活点滴回忆，聊寄遥远的思念。

新开湖 一方砚池

新开湖这一方砚池,如同圣洁灵水,哺育一代又一代南开学子.尤其近半个世纪从南开园走出的南开人,没有一个不提到她的.你可曾知道,新开湖的兴建经历过一段挖与填的反复小插曲?我是1954年8月底来校报到的,当年我住的第三宿舍(现为汉语学院)是化学系男生宿舍,紧靠湖的西北角.那时正挖掘新开湖,只见民工们用四个轮子的小车,借两条小铁轨把泥土从湖的底层运到第三宿舍后面拟建的新操场凹地.上坡时,把土运出,两个民工推着一辆小车蹒跚而上;返回时,民工坐在车沿,如猛虎下山,一溜烟便到了湖底.一,二个月后,突然改变了计划,又把泥土反方向运回填湖.估计这个返工遭到反对,过了二,三个星期,又恢复了原来的挖湖方案.如果当年填湖工程占了上风,那就没有今日的新开湖了.

当年南开园凹地湖塘甚多,挖与填多半是着眼于建设用地需要.那时拟建的新操场原有一部份也是湖塘,结冰的时候,常有天津人从城里来此垂钩钓鱼.他们全副保暖包扎,只露出双眼,坐在小板凳上,把脚下的冰块捶个窟窿,手提一根有鱼漂和鱼钩(带鱼饵)的细线(无钓竿),便钓起鱼来.我以前未见过这种景象,感到特别新鲜.秋天,有些同学打着电筒到附近的稻田(如今都成了校址,如化学系的现教学大楼,不复往日景象)捕捉螃蟹.荷塘稻田,钓鱼捕蟹,南开园称得上是北国水泽之乡!随着城市发展,如今的南开园已成为市区的一方静土乐园!据闻,有外商拟出重资购买这块宝地,开发房地产,并捐资在郊区再建一座南开大学,遭到校方婉拒。

我对新开湖的回忆可能与当今学子大异其趣.我来自千湖之省的江城,是长江边长大的,对水情有独钟,喜欢在大江大湖中搏击.新开湖蓄水后,湖边无坡度,湖池较深,每到夏天,我常跳到湖中游泳,来回十几趟,不停地游一个多小时.游累了,改游仰泳,躺在水面上仰望长空,那种惬意可不是当今学子所能享受的.我还到新体育场西北角的一座更深的池塘游过泳,当时那里非常偏僻,一个人也见不到,水也较凉,岸边还有水草,游了几次便不敢再去了.

如今我从南开大学网站上看到装有音乐喷泉的新开湖夜景,毕业庆典晚会也在湖畔举行,还读到许多学子的赞美文章,一池涟漪湖水搅动几代南开人的心田,使南开园更显生气.我把新开湖彩色夜景印了出来,挂在纽约居室墙上,看到它就想到魂牵梦萦的南开园,想到我曾经渡过四年寒暑的母校.

马蹄湖前图书馆

我上大学时,图书馆在马蹄湖北端,现已拆去,新建成一座漂亮的行政大楼.据说,该图书馆是在日寇炸毁的木斋图书馆的旧址上建立起来的.图书馆呈T字型,有两层.第一层的西翼和第二层全层均为阅览室,共有七,八百个座位吧.第二层的东翼一侧专辟为参考室,沿墙摆满了各种工具书和参考书.当年图书馆开馆时间是上午8时至晚10时,晚饭前后(5:00至6:30)闭馆一个半小时,周六晚间和周日下午也不开放.每天吃罢晚饭,同学们挎着书包排着长队,从图书馆门前一直延伸到湖边小径,等大门一

开,一拥而上,抢占自己喜欢的座位.我课余学习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在这里复习功课,做作业,阅读世界名著,过得很充实.如英年早逝的天才翻译家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约30册),我就是利用做完功课后的时间,从参考室书架上取下来读完的.图书馆报架上还摆有几个国家驻华大使馆送来的大使馆公报,让人多少了解一点外面世界.有一个假期,图书馆招募志愿者帮助整理藏书,我立即报名参加,借整理藏书的机会看看这“书矿”里究竟有哪些宝藏?有位著名老人名叫颜惠庆,他就给图书馆捐过书.颜老先生与南开渊源颇深,据一位高中同学徐山珏(此君初中在重庆南开中学求学)相告,“颜惠庆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外交家,出身于受西化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即上海圣约翰大学首任校长,其母也擅长英语.他在清朝就供职外事部门,辛亥革命后在北洋政府历任外交总长乃至国务总理.四九年国共和谈期间,曾作为李宗仁私人代表,以‘上海人民代表团’的名义到北平与共产党谈判,并不是张治中先生率领的那个政府代表团.颜先生在北洋军阀倒台后,曾出任南开大学董事会主席,有此渊源,你才看到南大图书馆里有他大量赠书.”

记得一个朝湿的夜晚,大雾突然降临,从图书馆走出来,什么也看不见,头一次有了“伸手不见五指”感觉.曾经读过一篇英文短篇小说,具体情节记不清楚了,说的是某位先生在伦敦大雾交通停顿的情况下,居然从城的一角走到另一角顺利抵达目的地,使人们大感惊讶.原来这位先生是一位盲人,熟透了脚下路迳,最大的浓雾也阻挡不了他前进的步伐.我是一个好奇的人,尝试在这样的情况下多走点路,故意由大中路绕回宿舍,一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摸索前进.大概花了半个多小时(平时5分多钟),才回到寝室.

图书馆有位年迈女管理员,鹤发童颜,衣着素净,早该过了退休年龄.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位老人家姓名,但她那种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格外受到同学们的尊敬.她的工作时间是下午和晚上,还有周末,是其他馆员所不喜欢的工作时间.当时我上午都有课,是不去图书馆的,也就是说凡是我到图书馆的时间,都能看到这位慈祥的老人.她通常坐在参考室门口的办公桌上,一般文科的同学找她比较多,向她索借《金瓶梅》之类的禁书在室内阅读.她走路脚步轻,说话声音轻,每隔一段时间,便拿着一块上面写有“请勿说话”的硬纸板字牌,上下巡视一番.有的同学看见她来了,马上停止说话.有的同学正讨论热烈,没有注意到她来,她就把字牌悄悄地放在他们面前,相视一笑,讨论便停止了.空暇时,她或整理书报杂志,或用剪刀浆糊修理旧书,总在忙碌着.其实她要是什么也不做,或看看闲书又何不可?当年南开园的夜晚,一点不浮躁,非常宁静,师生们都伏在各自的案头,埋头学问.我常想这时候全校唯一守在工作岗位上看管学生学习的就是这位老人,此刻她就是一校之长.事隔五十年,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仍留在我的记忆中.南开优良学风就是靠这样尽忠职守的人默默地耕耘培育起来的.

南开食堂 远近有名

我刚入校时,只有一个食堂,座落在新开湖与马蹄湖之间.它是食堂,也是礼堂,全校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南开食堂办得好,远近有名.我上一,二年级时,是食堂制(大锅饭),国家不问每个学生家庭的贫富,都给予全额伙食津贴,每人每月13.5元,但是,校方从中扣除2元,挪作它用,每个学生每月享受的伙

食费实际只有 11.5 元.就是在这样降低费用的情况下,南开学生食堂仍比别的学校食堂办得好.早餐较简单,馒头稀粥咸菜,馒头中混有按粗细粮比例搭配供应的玉米面.有时也有油条出售,那是要自掏腰包的.中餐和晚餐四菜一汤,什么红烧带鱼,红烧狮子头,红烧海虾(天津对虾十分有名)等等,常能吃到.菜汤放在大桶里,一勺子下去,一不留神便可捞到“大鱼”(肉骨头之类).到了周末,更是别出心裁,要么是什锦抄饭,要么是菜肉包子.什锦抄饭用的是有名的“小站稻米”(平常也常吃),放在大平篓子里,上面铺了厚厚一层什锦,主要是新鲜大虾仁之类,任君自铲.不要担心什锦被人铲光了,大师傅随后便会补上.如果是吃包子,同学们又是敲碗,又是喊叫,好像过节日似的.遗憾的是那时我非常不喜欢闻包子的那种气味,只好在外面胡乱买点什么充饥.天津大学的同学就很羡慕南开食堂的伙食,说比他们的食堂好多了.我有中学同学在北大和北京医学院上学,他们来天津旅游时,说我们学校食堂的饭菜太好了,怪不得同学们不“打游击”的.(所谓“打游击”,就是本桌菜不够吃,到别的桌上去扫荡剩菜.)

那每月扣下的 2 元钱干什么用了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是修建了一座游泳池,一是改善了期终考试期间的伙食.游泳池约是 1956 年夏建成的,当校领导宣布修建费来自伙食的结余费时,同学们盛赞校方办了一件好事.至于期终考试期间的伙食,可以用美味佳肴四字形容.我是非常喜欢期终考试的,一是吃得好,餐餐大饱口福;二是利用这个机会确实把功课好好复习了一遍.平时课后复习,就像趴在书本上读书,目光短浅,只看到当天上课的那一点点,会做作业便行了.而期终复习,如同站在书本上读书,高屋建瓴,把所学的功课前后左右联系起来读,收获体会大不一样.四年来,我在南开所学的功课很塌实,没有一处是蒙混过关的,得力最大的是靠期终复习.说实在的,我把期终复习当做一种乐趣享受——美食和知识的享受!

至今我还能回忆起当年用餐时的情景:两位年长的伙食班长站在伙房门前,看着同学们用餐.同学们有什么饭菜要求,或发生什么问题,都能马上得到满意的解决,从不指责同学半句.这就像大人看着放学回家的小孩吃饭一样,他们把学生看作是自己的亲人,看到同学们吃得好吃得香,心里一定充满着职业的欣慰感!

(未完待续)

詩詞欣賞

臨 江 仙

春 雪

川遲 2006年春 于纽约

白髮蕭蕭肝胆洞，憶往事多飄蓬。回首青山遮不斷，棲身天涯遠，夜靜月當空。

見慣世事多風雨，夢詫醒聚愁濃，冷對春雪晚來急，天地一篇白，唯有丹心紅。